

新事新办



目 錄

新事新辦 施星火編劇 劉遲作曲 (1)

附 錄

一、新事新辦 谷 嵩 (34)

二、新事新辦(鼓詞) 張景華改編 (40)

後 記 (55)

據谷略作小說『新事新辦』改編

時：春天

地：土改後的新農村

人：（出場先後序）

沈鳳蘭（簡稱鳳）生產模範，女，十八歲。

王貴德（簡稱貴）區幹部，男，二十歲。

柳生（簡稱柳）比較落後的農民，男，二十多歲。

金珠（簡稱金）積極女性，二十多歲。

王大娘（簡稱娘）貴德母，五十多歲。

沈三爹（簡稱爹）鳳蘭父，五十多歲。

周大媽（簡稱周）思想比較落後，女，五十多歲。

村長（簡稱村）男，四十多歲。

李二嬌（簡稱李）女，三十多歲。

引弟（簡稱引）女，三十多歲。

洛凱（簡稱洛）男，三十多歲。

婦女會主任（簡稱婦）女，三十多歲。

衆鄉親（簡稱衆）七、八人。

小牛（最好是黃牛鑑賞，但如一時無法找到，可用兩頭孩子來扮，方法詳『後記』。）

第一場

(幕開，音樂奏曲一)

一片田野，中間隔着一條小水溝，左邊近處有一棵桃樹，桃花開得正好，樹下有兩塊大石可以當作凳子坐，稍遠處是一片金黃的油菜花，還有房屋和遠山。

清晨，太陽剛升起，這邊那邊都是雞啼聲，樹上的小鳥發出清脆的叫聲來。

鳳蘭挽着竹籃，拿着小鍬，穿着一件半新的花布夾襖，黑布褲子，頭髮梳得很整齊，鬢邊插了一朵紅花，臉上綴滿了笑，自左上。

鳳 (邊扭邊唱) (曲二)

桃花開放滿樹紅，
田地回家喜沖沖，
瓦片逢到翻身日，
窮人有地不愁窮。來慶伊呀嗨！
田地回到窮人手，
一工生活抵兩工，

多犁多翻泥透氣
多壅肥來多除蟲。來壓啞呀嗨！

農會號召大生產，
大家墾荒爭模範；
往年清明踏青去；
今年全村沒人閒。來壓啞呀嗨！

千年荒地野草長，
今年翻身下種忙，
種下大蔬叢叢綠，
種下洋芋好防荒。來壓啞呀嗨！

（自語）接連下了三天大雨，好不悶人！今天晴了，頭遍鷄叫就醒來，再也睡不着了！天朦朧亮，骨碌碌起來，洗了把臉，餵過了牛和猪，就到地上來看一下，天剛下了雨，泥土鬆了，好把洋芋種下去。

（等了一下）打從十幾天前，農會號召大家大生產，多墾荒地，大夥兒說墾就墾，搞得熱火朝天，我一個人不到五天就墾了三畝多地，大夥兒挑我當『生產模範』，當了模範，不用說要越發好好地幹，才配得上受人家稱讚呢！（蹲下去下種）

前年秋天分了地，我家有兩個勞動力，分到了五畝肥田，三畝好地。田裏種稻，地上種桑，再加上養蠶、紡線，這日子過得真不差，空下來我還可以上學校唸唸書，兩年來也識上千把個字啦！去年咱爹女倆勤勤懇懇做了一年活，省下來的錢買了一頭小牛，一頭小猪，這

會兒小牛小豬都長得挺大挺胖；今年又餓了荒，眼看着一家吃穿都不用愁啦！回想起蔣光頭當權的日子，咱們連稀粥也喝不上，要是沒有共產黨，沒有咱們毛主席，這個翻身日子，真連做夢也想不到呢！

貴 〈在裏面唱〉（二）

春天的太陽照滿村，
村子裏處處沒閒人；
懶婆娘懶漢子人人笑，
笑他像個只吃不做的米蛀蟲。

（背着手兜的鐵頭，邊走邊唱直上）

清早出門見喜鵲，
哥哥我心中開了花，
連忙到村前去找妹妹
問她的心事到底怎末樣？

（頑皮地做了個鬼臉）鳳妹！

鳳 〈嚇了一跳〉 誰要你叫？大清早扭呀唱的，好不害臊？
（用手指着他）

貴 誰叫你大清早在這兒等咱呐？

鳳 〈氣憤地站起〉 誰等你？活見鬼？我在種洋芋呐！

貴 唔，怪不得人家說你是生產模範了，滿身的模範架子，
沒一點好聲好氣的！（舉她）

鳳 〈禁不住笑了一下〉誰沒有好聲氣呵？我沒給你好聲好氣，你
還老是這麼釘着我，累得我受人家批評，被人家檢討，
要是我對你好聲好氣呵，……你不知道要怎麼樣了！

貴 〈着急，停止工作〉誰批評你檢討你呀？我跟你要好，一不
就誤公事，二不少做生活，有什麼值得檢討的？

鳳 唉，你自個一還不明白！人家都說得天翻地覆了！

貴 說什麼呀？你為什麼要避人家的閒話？我們是『爲人不做虧心事，夜半敲門不吃驚』啊！

鳳 別大聲叫嚷啦！你過來，我對你說！

貴 你過來！

鳳 不，一定要你過來！

貴 不，偏要你過來！

鳳 （赌氣地蹲下去）那我不說了！

貴 好！好！我過來，我過來！（裏邊你消，走到左邊，兩人都坐在石上坐下。）

鳳 還不是金珠她們說的，她們說爲了我，你不想到區上去了，她們說我……說我——（唱）（第四）

你這漢子，太不掙氣，
累我受了冤枉又受氣，
人家說我磨了你的志氣，
不叫你到區上爲大夥兒出力氣，
你說叫人生氣不生氣？

貴 （唱）（第四）

原來是這件事，
說起爲大夥兒出力氣，
那我又有什麼不願意？
只是有一樁心事丟不下去，
因此我真不，不想去！

鳳 想……不……去！真虧你講得出這個喪氣話！你不是天天喊着一切服從組織嗎？怎末臨到自己頭上却又關起情緒來啦？男子漢大丈夫，該乾脆一點兒，別扭扭捏捏、

拖泥帶水的！

貴鳳放心不下什麼，難道你還不知道嗎？

鳳（撇過頭去）那你就乾脆別上區裏去得了！

貴（拉她轉過頭來）真的？你這是真話？

鳳當然是真話！誰跟你開玩笑來着？

貴那我就不去了！（兩人僵持着不說話）（遠處傳來了陣陣的鑿聲）

（曲五）

（女聲）

柳條兒綠油油，
春耕的好時候，
努力來大生產，
墾荒那村西頭。

（男聲）

泥土裏多寶貝，
鋤頭上氣力有，
深耕又細作，
春荒不用愁！

（合唱）

深耕又細作，
春荒不用愁！

鳳你看，人家辦公事的辦公事、搞生產的搞生產，忙得什麼似的，只有你，還算是村裏的積極份子，青年團排出來的區幹部呢，什麼都不願幹，只想……哼，鼻頭上搗鹹魚——休想，休想！

貴不是你答允我不到區上去的？

鳳誰管得了你的事？你這什麼都不積極的『積極份子』！

貴好，好！你積極，你生產模範，我甘願做落後份子，你

管得着？

鳳 管不着，管不着！我可沒這麼多閒工夫跟你瞎聊天啦！
（站起要走）

貴 （急忙站起，拉她坐下）你先別急，坐下來，我告訴你，我準定走了！

鳳 上那兒去？

貴 當然上區裏去呵！

鳳 這才像個男子漢啦！……

（唱）（曲六）

人望高來水望低，
年青的小伙子要望遠處飛。

受苦受難爲大眾，
多替人民立功績，
英雄、模範爭到手，
才不讓人家笑你沒志氣！

年青力壯不努力，
將來一定要後悔！
全心全意爲人民，
全心全意爲人民，
這樣妹妹才……嗯！嗯！

貴 （高興得張起嘴）（接唱尾句）

這樣妹妹才愛我。

（白）是不是！哈哈！可是……

鳳 可是什麼？又變卦啦？

貴 （想了一下）前天跟你說的事，到底怎麼樣了？

鳳 （站起來，低頭不語）

貴 (盯住了她) 你爹答允了沒有？

鳳 (微微點頭) ……

貴 答允了？那就好了！我媽打算把我們的好日子看在明天呢！

鳳 明天？那怎麼來得及？

貴 來不及也得辦呵！因為，……我後天就得走了！要是你不答允，我後天就不走！

鳳 又胡扯啦！不要臉！

(柳生提着竹籃和打鐵用具，金秀拿着一本鋼字課本，齊在同上。)

柳、金(同唱)(曲二)

春季裏來豔陽天，
杜鵑花開放紅又鮮，
好花滿山沒人摘，
大夥兒生產不得閒、來幹嘛呀幹！
從前勞動最下賤，
如今懶漢沒人愛！
從前勞動最下賤，
如今懶漢沒人愛，來幹嘛呀幹！

金 喂，你們躲得真好，躲在這兒說體己話，多親熱呵！

鳳 (猛的站起，拿了竹籃) 嘿、哪裏有你們那樣的親熱呵，兩口子又唱又跳的……

柳 (對貴) 嘿，你怎麼啦？打瞌睡了嗎？

貴 (站起) 嘿，我還得犁地去呢！柳生哥，你今天打了多少蝦啦？

柳 (把盛好的銀漁子裝進竹籃) 你莫看半斤多吧？正想拿到街上去賣呐！

(貴福過壽，德福獻上)

金 柳生打蝦的本領還是我教的呢！前幾天他老是打不上來，沒氣了，不願再打，我說好說歹的，央求着、勸諫着他，好不容易才學會了！(停了一下) 說起來柳生那好吃懶做的老脾氣，要不是解放了，活到一百歲，怕也改造不過來吶！

柳 別給我勞賤跳戲盤——自稱自讚啦！

鳳 瞧，你們兩口子真好，解放前柳生哥一天到晚坐茶館串串門子，現在可也會搞生產了！

金 可是比起你們來，那就差遠了！一個是區幹部，一個是生產模範，多榮光呵！……真的，貴德哥幾時上區裏去啊？

貴 快了，快了，後天就去，後天就去！

柳 那你倆的喜酒幾時給我們喝呢？該是明天吧？

金 好，好！明天就給我們喝喜酒吧！我還得上村學去學習呐！柳生，走吧！讓他們多談些讀己話兒，哈哈！(柳金同下)

(鳳與貴福並未滿各自工作着，大家一聲不響，有時相對望着笑一下。)

貴 (唱) (曲七)

山歌好唱口難開，
櫻桃好吃樹難栽。
過了好日子心事了，
哥上區裏去不用催！
若是你不允好日子過，
我牽牽掛掛走不開！

鳳 (唱) (曲七)

大紅燈籠亮堂堂？
人民的功臣頂榮光；
明朝若把好日子過，
你更牽牽掛掛，離，離也離不開呀！

貴 離——離得開！哈哈

鳳 (唱) (曲八)

月到十五六自會圓，
小妹妹從來只愛人民的勤務員！
你先把公事辦好，
咱們再來談。

貴 (唱) (曲八)

一不撒謊，我二不騙人，
哥哥我一定做個模範的勤務員，
依照妹妹吩咐，
家裡事情不掛牽。

(白) 現在你總可以答允了吧？(跳過水溝去追她。)

(王大娘在裏面喊着)

娘 貴德，貴德，快回家來快吃早飯呵！大清早一點兒東西沒下肚，就上地去幹麼呀？貴德，貴德！(走將出來，蓦地看見他們兩口子，又縮了回去，低聲自語。) 噜！沒過門的兩口兒，大清早就在一起，不知道幹什麼的？真是新事兒！今兒個世道變了，新事兒也越來越多啦！

貴 (圓頭看見了娘) 媽，你說什麼？(跳過水溝，走過來。)

娘 不，不！我煮好了早飯，叫你回去吃呢！唔，鳳蘭也在這兒！

鳳 大娘！(也跳過水溝，走到右邊。)

娘 呃，你也一起去，一起去吃碗早飯再來吧！

貴 也好，一同去吧！

鳳 不，我還有事呐！

娘 別客氣了，（拉鳳）走一走！

——二道幕下

第二場

二道幕前，大路旁，沈三爹挑着一副空担上。

爹 (唱) (曲九)

瞎子黑夜摸路難，
吃盡辛苦嘗盡酸；
地主家裏魚肉爛，
窮人餓殺沒人管！
四十多年煎熬過，
幸喜我活着過這太平年！
哎喲，哎喲，太平年！

窮人翻身有田地，
哪怕地主再兇殘。
省吃儉用勤耕作，
光景一年勝一年。
全都感謝共產黨，
救苦救難恩情說不完，
哎喲，哎喲，說不完！

(同) 我，沈玉，本是貧農出身，一年到頭愁吃愁喝，動不動還要被警察什麼的抓了去關上幾天。自從田地回了家，吃喝就不用愁了，我女兒鳳蘭生的一雙好手，幹起活來足足抵得上個男子漢。解放以後，靠着生產發家，生活一天比一天像個樣子；可是老古話說『女大當嫁』，我做爹的不免也有了一番心事，（停了一下）王家貴德那小伙子，跟我家鳳蘭真是天生的一對兒，兩口兒從小在一起要大，平常又怪體己的；可是他家却偏偏不來說媒，眼看着貴德將上區裏去，不知道這件事怎麼樣？今兒個上街去挑點灰來做肥料，要走過他們村上，順便去探問一下她娘的日氣。（王大娘在旁角應）

娘（顰口微）新世道，新事兒，新事新辦莫遲疑！

（她將土來，把她的手擦個乾淨，陰些兒她摸子涼些）

爹 喔！……

娘 三爹，莫見怪！我眼睛花，心又急……

爹 沒有什麼，沒有什麼！（她慢慢地放下擔子拿出皇朝錢幣袋遞給她。）

娘 三爹，我正想到你家去呢！

爹 我也想到你家去啊！

娘 我到你家去是爲了……

爹 我到你家去是爲了……

娘 那末，就在這兒擦擦吧！

爹 對，就在這兒擦擦吧！

（停了一下）

娘 我家貴德跟你家鳳蘭……

爹 我家鳳蘭跟你家貴德……

娘 他們兩口子不是挺好的一對兒？從小在一起要大的，從

來沒吵過嘴吶！

爹 不是嗎？我也正這樣想。

娘 貴德後天要上區裡去了，我想明天就給他們成了親，反正現在什麼都可以簡便些，他們兩口兒過了好日子，我們做長輩的也可以放下了一樁心事。就爲了這件事，我趕來問問你，不知道你可答允？

爹 明天嗎？那怕來不及吧？我們雖沒什麼好陪送，可是也總得收拾一下，貴德不能再遲幾天上區裡去嗎？

娘 我也說啦！貴德總是不答允啊！他說不能爲了這誤了公事，接着又是說了一篇大道理，我簡直聽不懂。

爹 那，那也好，就明天辦了吧，我不到街上去，回家去跟鳳蘭好好商量商量。

娘 哈，哈！我也得回家去啦！……喔，明天的媒人又怎麼辦吶？

爹 反正是新事兒，就得行新辦法，我家洛凱叔叔和你家四舅舅不是很好的一對現成媒人嗎？

娘 好，好，就這麼辦！四舅舅我去請，洛凱叔叔那邊就麻煩你啦！

爹 好，好！準定，準定！（搖起扇子）（二人分頭下）

第三場

二道幕開。

鳳蘭家裡，左右兩邊都有門，左邊放着一只床舖，床上被褥相當整潔，床旁有一只小半桌和幾只板凳，桌上放着針

線籠和誠守課本等；右邊放着箱子和櫃子，還有些紡車、蠶殼和扇架之類，正中貼着五彩的毛主席像片，上面有一幅『生產發家』四字的橫額，下面貼着幾幅鮮豔的新年畫，旁邊掛着一只小鏡框，裏面裝的是農會發給的『生產模範』表揚狀。

暮閒時，鳳蘭坐在右邊矮凳上紡棉線。

鳳（唱）（曲二）

青青橄欖兩頭尖，
上口味苦心裏甜，
妹妹勸郎快上進，
郎勸妹妹好生產，來麼咿呀嗨！

一根棉線兩丈長，
紡線織布做衣裳，
有穿有吃有書讀，
新中國人人喜洋洋，來麼咿呀嗨！

（爹背了一袋米，荷包與錢自右上。）

鳳 爹，怎麼啦？

爹 趁着時候還早，趕上街去把米騙了，好把東西買下。

鳳 爹，你這是幹什麼？咱們去年好不容易積下這麼點糧食，現在還只三月初上呢，前幾天村裡開會不是說要我們在麥收以前每個人留這麼三五斗糧食嗎？

（爹把米袋放下，坐在凳上，拿出旱煙袋來抽。）

爹 話是這麼說嘛！可是，鳳蘭哪，…………打從你會作活以後，這麼些年沒少替鳳家出了力氣，爹不能虧待你。（感情湧上來，說不下去，抽了口烟才接下去。）我打算給你買四身

衣裳，兩身線綢綢的，兩身花洋布的……買點木器傢伙，再買上燭臺、碗、鏡箱、胭脂、花粉、香肥皂什麼的，你看怎麼樣？隨心不隨心？

鳳 哈，哈！爹，你想的多週到啊！

爹 (站起) 那我就這麼辦啦！

鳳 別，別，你先坐下……爹！

(唱) (曲二)

好男不貪分家產，
好女不爭嫁衣裳，
如今世道更兩樣，
怎能花費辦嫁妝？來麼嗰呀嗰！

爹 (坐下) 這麼說起來，你還是不讓我辦嫁妝嗎？那可不成，多少總得買一點，要是一點嫁妝也沒有，不是要讓人家笑話嗎？……想起來你娘過世得早，你一直沒人好好照顧，靠着你自個兒掙氣，起雞叫睡半夜的苦苦幹活，好不容易把這個家撐下來。解放以後，窮人翻身了，再也沒有人騎在我們頭上啦！這年頭年青人跳呀跳的真快樂，幹起活來也更够勁啦！你眼光看得遠，搞起生產來越發拼命似的，我老了，這個家全靠着你，我又哪裏捨得你離開呢？可是女大當嫁，這是正經事兒，我也不能一輩子把你留在家裏，現在要替你辦點陪送：一層是在你面上也算有了個交待，二層也可以不讓人家講老禮的看着笑話。鳳蘭，我說，你還是依了你爹，這也是幸運啊！

鳳 爹！前幾年我們被那些黑心腸的地主們刮得窮了，真是一件完整的衣裳也掙不上，一年到頭穿得破破爛爛